

又聋又哑,对于人,该是非常不幸的事。

许多年以前,一个眉目清秀的中年男人带着他的老父亲来我的诊室就医;白发苍苍的老母亲陪站在一旁。这个中年男人,白皙的脸庞,衣着干净得体,非常斯文的模样。他的声音低沉却是非常磁性的,他轻声说道,“医生,我的父母都是先

哑父

汪芳

天性的聋哑人,父亲已经病了许久。”那哑巴父亲,一身的衣服颜色都已经褪尽,脚上一双绿色球鞋还沾着湿湿的淤泥,裤脚和衣袖都半卷着,他坐在我的对面,并不顾忌他儿子和我交流,双手一刻也不

了解别人,明白自己

叶振环

我从部队转业回地方参加机关工作那时,共事的不少是五十多岁的,每每听到前辈自嘲“快五十岁的人了……”心中暗想:好大的年龄啊(那时我才三十几岁),那会儿年轻气盛,精力过剩,在工作中缺少经验,闹出了不少笑话。惹出些漏来都有“师傅”妥善处理。岁月真的不饶人啊,一晃几十年弹指一挥间,我也“解甲归田”好几年了,忆想起这多年工作的磨砺历程,各种酸甜苦辣涌上心头,觉得人到中年至接近退休的时光,是人生道路上压力和困难的“鼎盛”期,好像突然明白了许多年前单位同事对年龄增长的感慨。

停顿,比划着我一点都不懂的哑语,完全是乐呵呵老顽童的模样。

哑父的病唯一根治的方法是手术治疗,可是手术的成功率很低,因为耽搁久了。他的儿子不加思索地告诉我,“那也要试一试”。

手术如期进行,结果却并不如人意。

出院的那天,也许是在医院里憋屈太久了,哑巴如同关在笼子里即将放飞的鸟儿,天不亮就起床了,准备好大包小包,锅碗瓢盆,欢天喜地地等着儿子接他回家。临走前,我再三叮嘱,不要再种地耕田了,这样的病,着实累不起。

又是几年过去了,儿子再一次带着哑巴父亲到

我的诊室。哑巴明显老了,背驼着,晒得黝黑的脸庞,额头上尽是深深的皱纹,病愈加重了,肿胀的眼睛只剩下一条缝。看到我,仿佛邂逅了久违的朋友,哑巴愈加兴奋,在我面前手舞足蹈,上上下下比划着哑语,因为浮肿,笑着的眼睛都已经看不见了。

“不是早说过,不能再做农活了么?”看着病重至此的哑巴,我顿生怜悯,忍不住责备他的儿子。儿子笑着,“农活早不让他做了,在农村里,老人们总是要聚在一起,在屋檐下晒晒太阳,晒成了这个样子。”

好好保守治疗吧,到这个年纪,这个份上,手术的可能性一点儿都没有了。

儿子明白地点点头,深谢我;哑巴跟着他儿子,不停的比划着乐呵呵地离开了诊室,又回头看了我几眼,很是依依不舍的。

这是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,这也是最现代化的大医院,敞亮宽阔的就诊大厅,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熙熙攘攘的病人;其中不乏驾着豪车的,戴着名表的,前呼后拥的名流。在这人流中,驼背的哑巴,黝黑的脸庞,始终眼睛眯眯笑着,好奇地左顾右盼,跟随着他的儿子,穿梭在医院的就诊大厅看病,检查,取药,打针。

先天性聋哑人,不能治愈的心脏病,终身的劳作,驼背的脊梁,不知道他的生活曾经历过怎样的难,也不知道他会在怎样的含辛茹苦中养儿育女。无论怎样的难,哑巴总是满脸洋溢着笑容和满足。

哑巴一辈子不能聆听泉水的叮咚,听不到鸟儿的歌唱,甚至听不到儿子出生的啼哭声,听不到儿



沃纳·赫尔佐格是“新德国电影”运动的代表人物,拍摄过《天遣》《陆上行舟》等著名剧情片,也拍过大量的纪录片。就像他的纪录片《灰熊人》聚焦自然,《快乐的人们》也把镜头对准了西伯利亚冰封的冻原。有趣的是,制作这两部电影都有偶发因素,前者,赫尔佐格在四处寻找老花镜时,无意间发现了一篇关于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蒂莫西·崔德威尔的文章,引起了他的兴趣。后者,则是赫尔佐格在朋友家做客,看到一部俄罗斯纪录片,触发了他的灵感。在征得原导演德米特里·瓦苏科夫同意后,重新制作了一个将四小时压缩成一个半小时的新版本。

《快乐的人们》把我们带到西伯利亚叶尼塞河畔巴赫塔,一个仅有300人的小村庄。如同一部交响曲的四个乐章,本片以春、夏、秋、冬为段落,展现巴赫塔自然风光,以及猎人们的生活。影片开始,尽管春天已经来临,可在我们看来,这里还是冬天:皑皑白雪,无边无际;茫茫冰河,坚硬如石。猎人们开始选择树木做滑雪板,来年捕猎动物的陷阱也要提前准备。对猎人杰那笛来说,到秋天,大概要完成一千多个陷阱。春天还是做独木舟的好季节,依然是世代相传的工具和方法,所有数据都要精确计算,为长久保存,还要加温,涂上沥青。天气开始变得暖和,叶尼塞河冰雪渐渐融化,冰山、冰块往北漂流,坐上独木舟去河里,可以捕捞梭子鱼,精美的鱼会被做成熏鱼,保存到下个季节。

被加工制成焦油,做一杯焦油,需要半升的鱼油或其他的油,用焦油涂在人

和狗的身上,一切问题迎刃而解。

秋天,是钓鱼的好时节,唯一可以捕获的淡水鱼是鳟鱼,火光把鱼吸引过来,人们用史前工具——钉耙叉鱼。此时,冷空气从北方过来,狂风暴雨让河水水位抬高,通过船运送打猎的重型工具到狩猎小屋,变得更为重要。如果水势汹涌,无法行船,猎人们只得用长绳拉纤,有时一天只能走25到30公里,一个猎人都带自己多个狩猎小屋,一个小屋一个小屋地运送物资,直到深秋。

冬天来到了,温度降到零下50摄氏度,叶尼塞河完全冰冻,捕兽季开始了。一个叫米哈伊尔的猎人,用一种与众不同的传统方法设置捕兽夹。雪地摩托是猎人们使用的少数现代化设备,但高低不平的地形,限制了一些用处,只能脚踏滑雪板继续巡视。猎人们就像史前猎人,穿行在空旷、寂静、美丽之中。他们要和严寒、孤独相伴,他们的呼噜,会回想壮行前亲人的叮咛;他们的身边,会有忠实的狗相伴。猎人杰那笛说:“没有狗就称不上猎人。”当孤独

笼罩万物,狗是猎人唯一的伙伴。十二月最后一天,猎人阿纳托尔要回村过新年,沿着冰河要走150公里,他的狗从来坐着雪地摩托,一路上都在后面跟着跑,镜头里,夜色已浓,一天没吃东西的狗依然在跑,你能想象它的忠诚、忍耐和坚持。

赫尔佐格这样说:“他们自由自在,没有税收……没有电话,也没有收音机,只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。”巴赫塔村的猎人们只有在自然之中,才感到有一种实现梦想的感觉:“你欣赏自然美景的同时,还能做自己的工作,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当了猎人。因为只有打猎能拉近你和针叶林的距离。”这种生活,让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人。

很多书我都忘了。有的书我还记得名字,忘记了情节。那一年,我拿着《镜花缘》,坐着火车踏上回家的旅途,手捧着书,还是没有看。和对座的人聊天,天南地北,闲闲地聊着,无边夜景在车窗上徐徐地掠过,像往事一幕一幕。

我后来还是看完了这本《镜花缘》,不是在那辆火车上。看完了就忘了,也许只记得几个漂亮的名字。唯有那天夜晚,我把书展开在火车的小桌上,和对座的人聊天的情景历历在目,清晰如昨。

快乐的人们

刘伟馨

文化杂咏·水浒

胡中行 诗 文 孙绍波 图

记得儿时看水浒,武松打虎最英雄。如今只见淋漓血,啸聚山林处处红。

水泊梁山,啸聚山林者也,如威虎乌龙诸山然。归为农民义军,“非典”也。水浒一书,以暴制暴,鲜血淋漓,实属少儿不宜。唯武松打虎,犹可一观。然如今虎类属一级保护动物,亦不可滥杀矣。



子第一声叫爸爸的温暖。但是,他的内心每天都在欢唱,每一天打开窗户,他都开心地眯着眼睛迎接太阳的升起。

那幅场景,时常萦绕在我的眼前,想起了,总是感到哑父对于生活的挚爱,感慨那份舐犊情深,一次次敦促我用文字记下来。

当然也有时能够偶尔见上一面的人,你望着他脸上那些丰富的难以捉摸的表情,心里会产生一种刺般的疼痛。觉得这张原本熟悉的脸居然这么陌生,如果不仔细地端详,一定以为认错人了。人其实是没有认错的,他仍然是他,只是他变得让你一时认不出来了,他说话的腔调也让你有了一种陌生或许还是一种厌恶。

经历的事情多了,走过的路长了,见识的人增多了,会发现渴望自己被人了解,被人接受,但事实上最难懂的就是人。会遇到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愿意把伞借给你,而下雨的时候,他却打着伞悄悄地先走了。这时,千万要理解他。因为他自己不愿意被雨淋着(况且那是人家的伞),也不愿意分担别人的困难。你能说什么呢?还是自己常备一把伞吧!

工作中会遇到在你手中掌握着处理业务、主管一摊即所谓的有权力的时候,围着你团团转,而你调离了岗位,直白地说不能给别人办什么事了,他却躲得远远的。这时,千万要了解他。因为他过去为了某种需要而赞美过你,现在没有这种动力了,也就没有必要再为你吟唱什么赞美诗了。此时,你需要静下心来,想明白这是人性使然。

在你年轻的时候会遇到对你倾诉深情的人,语言的表达像流淌的一条清亮、甜美的大河;而在河床地下,却隐藏着一种污浊的暗流。千万别憎恨他,因为凡是以虚伪的假面来欺骗别人的人,人前人后活得也挺难的,弄不好还会被同类的虚伪所惩罚。你应该体谅他的这种人生方式,等待他的人性回归和自省吧!

雨果的《九三年》里头一个比喻让我印象深刻。雨果说一块巨石从山顶上滚落下来,遇到任何一粒小石子,这巨石的运动方向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改变。在变的过程中,看到真、善、美的同时,也看到了道貌岸然背后的伪善,也看到了美丽背后的丑恶,了解了微笑背后的狡诈。会明白:生活里总有掰不开的事,过不去的坎,但是放在你的心里,不要放在你的脸上,都挂在脸上也于事无补;很多和你想的不一样的人,很多甚至和你背道而驰的人,但是他们不一定就是错的,眼里要放得下和你不一样的人,心里要盛得下和你不一样的想法。

忘了的书

黎武静

“糕点券”,那位同学的爷爷生病卧床,全家的“糕点券”都省给爷爷吃,爷爷特别疼爱她,知道孙女的聚会,一定要给她“糕点券”买八分钱一只的豆沙面包。

一些家境比较贫寒的同学就没有带面包的份了,他们把冷饭团装在铝制的小饭盒里,细心的妈妈没忘了在饭盒里放上几块榨菜、酱瓜,就是当天的晚饭了。

我的邻座是一位家庭经济非常困难的同学,他手捧一只纸袋,里面是用粗黑面粉做成的饼干,他的爸爸是上钢十厂的炉前工,工厂食堂特地焙制饼干供应给一线岗位的工人,不收“糕点券”。那位同学非常慷慨大方,他把来之不易的饼干分给大家吃。

班长不但有号召力,他带的点心也与众不同。那是一种叫冰雪酥的点心,白纸包着的,上面有蓝色的图案,一角二分,一张糕点券,他说是妈妈上午特地跑去常熟路、淮海路的“永隆”给他买的,同学们都羡慕着,光是“冰雪酥”的点心名称就使人垂涎欲滴了。

校长六十多岁了,他告诉同学们:“今天,老师和厨房的工

友叔叔还特地为同学们准备了大家喜欢喝的罗宋汤……”这一下,同学们都乐了,许多同学是第一次听说罗宋汤这个名称,一位矮个子同学一定要说罗宋汤是来自罗马尼亚的汤,矮个子同学喜欢打乒乓球,一九六一年四月,北京举行了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,罗马尼亚运动员打得不错,矮个子把罗宋汤想象成罗马尼亚的汤,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。

班长说他爸爸在英国留学时吃西菜,他妈妈在家也经常做西菜,罗宋汤是俄国菜,里面有牛肉、番茄、洋山芋,还有卷心菜和胡萝卜。高班长到底是“棋高一着”,矮个子辩不过他,但他不服气的是俄国是哪个国家呢?为什么不叫“俄宋汤”呢?

同学们有说有笑地走进厨房。学校的结构很特别,平时从校区到大礼堂开会一定要走过厨房,或者叫食堂。有一位工友,同学管他叫“大胡子”,总是“瞪”着双眼看同学们一个一个地走过,同学们都怕他。其实,“大胡子”是学校的厨师,他工作负责,不让同学们在走去礼堂时碰到灶具、热水等容易发生危

险的东西。那天,“大胡子”忙坏了,他起了个大早,排队买卷心菜,买番茄,把学校里所有的搪瓷碗都拿了出来,还问隔壁机关借了不少。

几位体育的男老师拿着勺子,为同学们盛上罗宋汤,汤里主要是卷心菜和番茄,没有肉,只有少量的洋山芋(当时是严格配给的紧俏品)汤里放了少量的油,没有加番茄酱,番茄的量不够,所以颜色不是红的而是深黄色的。不过,这些并没有减少同学们喝水的乐趣。同学们边吃边谈,有一位同学因为调皮,以前被“大胡子”骂过,可是,那天“大胡子”给他喝了三碗。

晚上,人民公园树影婆娑,凉风习习,同学们欢笑不断。人民公园的水面积不大,但是有不少弯道,桥孔,同学们四个人一条船,老师指挥大家唱歌: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……

那是物质贫乏的年代,学校的领导、老师千方百计地让同学们的毕业聚会增添色彩。世事变迁,岁月蹉跎,当年的聚会、罗宋汤给同学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忆。

一本当年的花名册让大家重新相聚。

1961年的聚会

周炳捷

记得小学老师在临近毕业时讲过:“小学生活是最值得回忆的。”当时我有点不以为然,因为我向往着考取重点中学,然后是读大学,世界似乎都是属于我的了。

五十五年的风风雨雨,一切都是过眼烟云,惟独小学毕业时的聚会最难忘。

一九六一年的夏天特别闷热,不过,同学们对聚会充满了期待,那一天的节目够丰富的:校长致辞祝贺,同学们交换礼品,在学校聚餐(同学们自备糕点),晚上去人民公园,还有划船以及分成两个小组的“好人”、“坏人”游戏。

班长姓高,首先是因为他个子高,能投一手好篮球,再则,他搞宣传、搞演出活报剧都有一手,在同学当中很有威信。那天他到学校最早,身穿一件簇新的白衬衫,红领巾是妈妈烫好的。

下午四点半,同学们都蹦蹦跳跳地来到学校,每个人都背着小书包,不过那天书包里装的不是书,是权当晚饭的点心。有位女同学带了面包,在当时算是奢侈品了。那年头,买一只面包要用一张“糕点券”,上海每个人每月有四张

